大蒲扇

刘心武

他一眼就看见，姑妈那一楼卧室窗外的空调室外机没有了。

姑妈一直没有安装空调，今年初夏，他不顾姑妈的反对，硬是出资给姑妈那单元的起居室和卧室都装上了分体式空调。但是安装一周后他去看望，姑妈承认除了安装好试用了一阵，始终就没再启动过，姑妈宣称："有电扇就挺凉快啦！"但说这句话时，却连电扇也没开，只倚在沙发上摇个大蒲扇。

他见姑妈之前直接去了小区物业办公室，见到经理便兴师问罪："保安是干什么吃的？窃贼偷那室外机居然发现不了！"经理满面笑容问他："您是不是还没去看您姑妈啊？"他听了解释，去看望姑妈，姑妈摇着蒲扇笑："有你这么孟浪的吗？那些个小保安比窦娥还冤！"原来是，小区里的幼儿日托站，头天屋里的空调忽然坏了，打电话给厂家报修，说是实在人手不够，最快也要两天后才能派师傅来，正是入伏的时候，热得比往年邪乎，急得负责的大嫂没个抓挠，恰好他姑妈路过，就问，他们那空调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听完一看，室外机一模一样，就说侄子给装的那空调她根本不用，闲着也是闲着，干脆赶紧让物业的电工给拆过来装上，不能让孩子们热坏了！物业的电工证实是那室外机的电机坏了，就把他姑妈卧室外的室外机收氟后给拆过来换上了，不到一个钟头，屋里空调恢复制冷，孩子们没受多大委屈。说好厂家师傅来了就给他姑妈恢复空调，他姑妈摇着大蒲扇呵呵地道："在我，那终究是个摆设。当年哪有空调？电扇都稀罕，什么暑天没经历过，我不惯用那玩意儿！"

姑妈保守？省吃俭用惯了不愿消费？他原来也这么评价过。但是越琢磨越觉得不尽然。

这姑妈于他非同小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难产，生下他没多久就过世了。那时候恰好姑妈也生了个男婴，算日子比他大八天。姑妈就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两个孩子。常常是，两个娃娃一起哭，一起要奶吃，姑妈就一只胳膊搂一个，一个乳房供一个。他满月前，就跟双胞胎似的，跟表哥一起由姑妈喂养。满月后，爸爸才把他接回家，喂他牛奶，后来喂他稀饭，但是，隔几天，或者爸爸骑自行车把他送到姑妈家，或者姑妈竟自己骑自行车来，喂他人奶，这样直到他满了周岁，才断了姑妈的奶。当然他是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表哥也是长大才听说。他和表哥都考上大学以后，有回表哥说："其实我妈更偏向你。"原来姑爹跟表哥讲到，有一阵姑妈两个乳房不知道为什么出乳量不大一样，给他喂奶时，就总用奶水充足的那个乳房来喂。

后来他有了继母，双方能以礼相待，他心里头更认姑妈是亲妈。他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就以实际行动报恩姑妈。姑爹去世以后，他甚至试着省略"姑"字就叫"妈"，但是姑妈制止了他，笑道："你有妈啊。我一辈子是你姑妈！"

姑妈应该有许多的理由忧愁，但姑妈在他面前总是那么乐呵。姑爹姑妈都只是一般职工，却含辛茹苦将表哥送到加拿大留学，表哥学成以后进了一家跨国公司，在那边娶妻生女，要接姑爹姑妈去加拿大享福，姑爹偏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按说姑妈更该去加拿大，姑妈却不去，只要求儿子儿媳妇孙女儿每年回来探亲，他们回来他自然必到姑妈家一聚，真是些快乐的时光，但是，头年表哥却发生了婚变，他去看望姑妈，本想批评表哥几句再安慰姑妈，没想到姑妈却主动提起这事，满脸舒展地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有他们的生活。你们不也有你们的生活吗？"他和妻子组建的是"丁克家庭"，姑妈从未就孩子问题问询评议过。

他以前每次来看望姑妈，特别是跟妻子一起来的时候，总要拎来许多东西，后来发现姑妈那"多余"的笑评确是真话，姑妈只认苹果不吃芒果，只爱鸭梨不吃山竹，只喝普通香片（茉莉花茶）不尝龙井大红袍，那些广告做得山响实际效果可疑包装华丽的营养品，更是视为累赘，往往是在保质期到前将其拆开倒散再扔进垃圾箱，笑叹："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有人捡去骗人或者误食。"他妻子特意带去的进口巧克力，姑妈退还时说："本想送给幼儿日托站，后来一想，用的或者还可以捐献，吃的怎好乱送？你们自己享用才是正经！"

三伏过后，一场秋雨一场凉。他又去看望姑妈，姑妈少有地向他提出要求："你们给我买把新蒲扇来。我明年起好用！"他就让姑妈把那破了的旧蒲扇送给他作纪念。拿回家后，妻子摩挲着那变得光亮金黄的扇柄，发誓说："咱们一定要满足她的这个要求。网上如果搜不到，就满城去找，再找不到，咱们就利用年假，飞到蒲葵产地去，一定要把上好的蒲扇送到她面前！"

以乐观情绪对待疾病

万学远

有的朋友退休后，体检后发现问题，医生要他们动手术，有的犹豫不决，我就常常用一句话劝慰他们。

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句名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说，人生也是如此：新三十年，身强力壮；旧三十年，超负荷运转，欠账很多；60岁退休以后，身体算总账，疾病缠身，这时候就该缝缝补补了，争取再活三十年。

有一个女同志，年已古稀。动过4次大手术：切除过子宫肌瘤；患甲状腺癌，切除了甲状腺；患乳腺癌，切除了乳房；患胆结石，切除了胆囊。她还是乐观而谨慎，每年都体检，发现问题就采取措施。平时坚持锻炼，身体一直很好。一次，在例行体检时，B超医生为鼓励和安慰她，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计划得很好：孩子生过了，子宫没用了，切掉！孩子长大了，乳喂过了，乳房也切掉！年纪大了，甲状腺作用不大，切掉！现在吃素食为主，有没有胆没关系，切掉！这样好，这些东西没有了，也不用担心它再生病。你这是对自己身体计划管理。说得大家都笑了。

现在很多保健书，引经据典，大同小异，你抄我来我抄他。我看，对老人来讲，最重要的是定期检查身体，及时清除隐患，坚持适当运动，保持情绪乐观。

要不得的『面子』

陈歆耕

民间有句俗语："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话被文人转换成书面语，常被表述为："图虚名得实祸。"中国人好"面子"，或许是带有普遍性的历史文化遗传基因。

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模糊性和多义性。对"面子"一词，也可作多重理解。从积极的方面说，可以把"面子"理解为一种"荣誉感"，讲究"面子"可以成为规约人的品行的道德伦理尺度，因此该要的"面子"还是要；从负的方面说，要"面子"又容易成为虚荣心的表露，这种"面子"追求，会给个人或社会带来不切实际的祸害。比如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毫无实际效能的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即是。

从今年上海书展报道中，发现一种现象，不少网络文学的写手热衷于把线上的长篇小说印成多卷本的纸质书，却少有人问津。有网络写手在解释这一行为动因时称，印成纸质书不是为了赚钱，有无人买不重要，要的是那种似乎著作等身的"体面"。正当大量纸质书向数字化转换，寻求网络、电子传媒阅读受众时，网络红人却不甘在传统出版领域的"寂寞"，企图通过线下出版，享受传统出版的"风光"。这种"城里人"要往外冲，"城外人"要挤进去的"围城"现象，有趣倒也无可厚非。但甭管是"进城"，还是"出城"，最要不得的是那种不求实际效用只要"面子"的出版行为。

再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所谓只求"面子"，不顾实效的状况，在"进城"者和"出城"者中都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网络作品印成纸质书后乏人问津，同样，有些传统出版物数字化后也不会有人去点击和下载阅读。这在读者群多元分化的今天，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哪些受众，完全要就具体作品来论析，无法一概而论。在纸质书出版领域，过去一部长篇小说写到几十或近百万字，就已经非常"厚重"了。而当下有些网络长篇小说动辄一写就是几百万字乃至千万字，如果印成纸质书就成了卷轶浩繁的"庞然大物"。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庞然大物"的体量与它的内质能否相匹配？有的网络小说，虽被网友热捧，但网上快速浏览似乎尚可，如果仔细推敲起来，则文字粗糙，错别字连篇，情节漏洞百出，这样的"东东"有必要印到纸上去吗？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网络文学经过十数年的发展，还鲜见有堪称经典的作品问世。有人对网络文学不屑一顾，认为不是文学，固然过于偏激，但网络文学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总体品质不高，却也是事实。

文坛吃语

网络文学有两个重要优势或特征，是传统出版物所不具备的：一是容纳海量文字的生存平台，无论你写多少字，不用担心储存量不够的问题。因此，有些长度惊人的网络作品，也许只适合在网络上生存，如果印成纸质书就成了"灾难"。二是在线更新、与阅读者即时互动乃至共同创造的写作模式。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对很多年轻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也使有些网络写手能够很快地积聚人气。因此，网络写手不妨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网络江湖"上比武论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用不着为了所谓"体面"到传统出版领域来领取"权威"通行证。

要特别说明的是，我这里是批评一种不顾实效的出版行为，因无效印刷而浪费纸张，直接关系到环保，并不是一概反对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转换成纸质图书。

牛脚渍

——长兴岛风情录

吴建国

在长兴岛，田地里劳作的时候，渴了，找一个牛脚渍，拨开周围的庄稼或者青草，双膝跪地，双手撑在牛脚渍的两边，把头低下来，此刻，牛脚渍里，映满了一个蓝天，也有白云朵朵……在漂浮着花粉草籽间，把嘴贴近了猛地吮吸几大口，就把牛脚渍里的水和水里的蓝天白云和花粉草籽都饮到了自己的身体内！

这水清凉干净甘甜，因此，去地里劳作的长兴岛农人，用不着坛坛罐罐地带水。而找到牛脚渍也很容易——牛在犁地或者箔地的时候，走的是直线，一步距离内，就有四个脚渍，而在一料地的尽头，牛转换方向的时候，就会留下零乱的十几个脚渍。牛脚渍深有半尺，相对于一个农事季节，农人们能看到的每一个牛脚渍，都是上一个季节里留下的，都是唯一和最后的。

圆形的牛脚渍里，积攒了一个冬天的雪和一个春天的雨。在长兴岛，土壤中的水分一直在饱和状态，因此，牛脚渍里的水，只会慢慢沉淀，在慢慢沉淀中自净。即使冬天，在大片青青的麦苗之间，是油菜和蚕豆。三月以后，风从东海里吹来，万物又开始了一个蓬勃生长的季节，当番瓜丝瓜的藤蔓爬满房顶后，除了田埂小路和家家户户门前的院子，整个长兴岛，都是绿色的庄稼，都是流动的河水。没有裸露的土地，没有尘埃，这样的环境里，空气和水都是纯净的。

"牛脚渍里淘白米，蟛蜞洞里吊清水……"这是一出在长江入海口地域内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戏，在这个新媳妇的唱词里，是嫁到夫家后对贫苦日子的无奈和烦恼。这个唱词的背景里，让今天的看戏人，看到了那时自然环境的美丽和清洁。几百年来，在这片地域内，人们用石碱洗衣，用朱槿（扶桑类，长兴岛人叫作槿树条）叶子的渍液洗头，用河边沟旁的沙泥，搽洗锅碗瓢盆的油腻。就是灶台上的洗碗刷锅水，也不会直接倒进小河里，所有草木类的垃圾都投入了灶膛，变成草木灰后再回到地里。在长兴岛上，没有不能降解的物质，连烟囱里的青烟都是芳香的。

人生存生活的痕迹，本质上是对自然世界的掠夺、破坏和污染。人口的膨胀和人心的浮躁张狂，最能以自然环境的代价，迎合和换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是农药化肥，是钢筋石灰水泥，是洗衣粉洗洁精洗发水等工业品，一夜间污染了长兴岛清洁的土地和纯净的水，又有替代了耕牛的拖拉机留下的一片片油污，又有引进造船产业后，弥漫在空气中的尘埃和油漆气味，长兴岛地面上所有的水已经不能饮用，河浜里已经不能游泳，长兴岛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清洁纯净的土地水空气，已经不复存在，牛脚渍和喝牛脚渍里的水，成了故事和传说。

蜀江风光（中国画） 孙晋荣

瓦楞草

张明旸

瓦楞草在很多地方都有，但要数北京的最有味。

尤其是秋风一刮，屋顶墙头的纤草变了颜色，金灿灿、明晃晃地长在青黛的瓦上。干燥的空气吸走了草里的水分，一根根笔挺地支楞着。纵使根部一团乱麻，顶上却总是疏疏落落的，更显出萧瑟的况味来，又有几分悠远，虽是人间烟火，却淡然出世。这样的草在南方湿润的天色里，是不合适的，只有长在北方四合院的屋顶上，才像是那么回事。瓦楞草是那样常见，若是哪家老屋光秃秃的，看着简直不像北国之秋了。

秋天的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碧蓝碧蓝的天，看起来格外高远。电线上爬了葫芦藤，白的花开在巴掌大的叶子里，大大小小的青葫芦一个个挂在上头。屋檐上爬了牵牛花，枯萎的藤上只有一朵瘦弱的蓝花。日头亮晶晶地照在大槐树下瓦房积灰的雕花木框老玻璃上，木框上的漆掉了些，玻璃也少了一块，比起不旧不坏的倒更好。最好再配上几声鸽哨，一个人在胡同里转悠，便是清秋佳日了，让人想起《故都的秋》。

她从不穿裙子

袁 媛

她从不穿裙子，全班皆知。

毕业前最后一个儿童节，全班女孩都欣喜地换上了亮闪闪的七彩裙，准备上台参加合唱比赛，唯独她依旧运动装，坚决不换。她站在我面前，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慵懒地靠着教室的后门，不发一言。她比我高了，头微低着，依然能直接对上我的目光。不知怎么，我突然有点懊恼：早饭后把高跟鞋落办公室了，要不至少在气势上还能有一些优势。

"找我有事么？"她的言语有点漫不经心。我有点恼火，深吸了一口气，心里暗自盘算着，离正式比赛还有半个小时，无论如何，30分钟内一定要"拿下"。"你的裙子呢？"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柔和一些。

"抽屉里。"她的头撇开了，不再看我，回答却很干脆。"那为什么不穿呢？""不喜欢。"

"同学们不都挺喜欢的吗？你看，大家穿上后多漂亮。"我试图用集体的氛围和同伴的力量感染她。她瞥了一眼，顺口冒出个"幼稚"。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在她心目中犹如一个滑稽的小丑，终于无法控制地完全爆发了，"我看，浪费时间和你说话，才是我的幼稚！"我以最快的速度从她的抽屉抽出裙子，然后拽着她，不由分说地走出教室。

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我们俩面面相觑。"就在这里换。"我一边说一边拉上了窗帘。她头低着，一动也没动，我早料想到了。"我知道，你没有穿裙子的习惯，可是只需要你穿一会儿啊，老师保证合唱一结束你就可以把裙子换掉，好吗？"说到最后，我感觉自己是在恳求。她依然没动，身子却在微微颤抖，随即又抬头望向我，眼神非常复杂，几次欲言又止。我疑惑地看着她，不知她此刻演的是哪出。

"老师，我换。"她的语气很坚定，声音却是颤抖的。看她拿起了裙子，我慢慢走出了办公室，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酸涩来，对自己的苛求和计较感到愧疚。

再次走进办公室，她已经换好裙子了。原本就高瘦的她，穿上裙子后似乎更显得亭亭玉立，她是个这么秀气又漂亮的女孩啊！我的眼前不禁一亮。刚想开口称赞她，目光却不经意地落在了她的腿上：那纤细白嫩的小腿上居然有一大块黑色的记！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捕捉到了我的眼神，头一下子低了下去，小声地说："这是胎记！"然后再也没有抬起头，身体在颤抖。所有的谜团都解开了。内疚和自责在一瞬间把我完全淹没，我竟让一个孩子承受如此大的委屈和伤害……

这件事的结尾是这样的：歌声响起时，她依然穿着那条发白的牛仔裤，虽然站在最后一排，然而她的脸上却有难得的笑容。

每个学生都可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当教师的，要想到呵护。同时我也想到，在广袤无垠的教育大地上，我可能永远是个"幼稚"的行走者。

十日谈

点亮一盏灯

教师能仅凭学生的一些表现就轻易给他们的品德打等第吗？明请读。